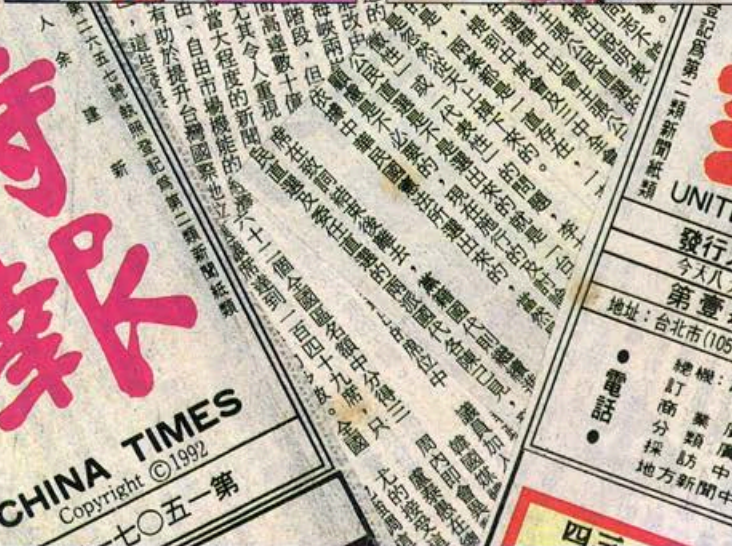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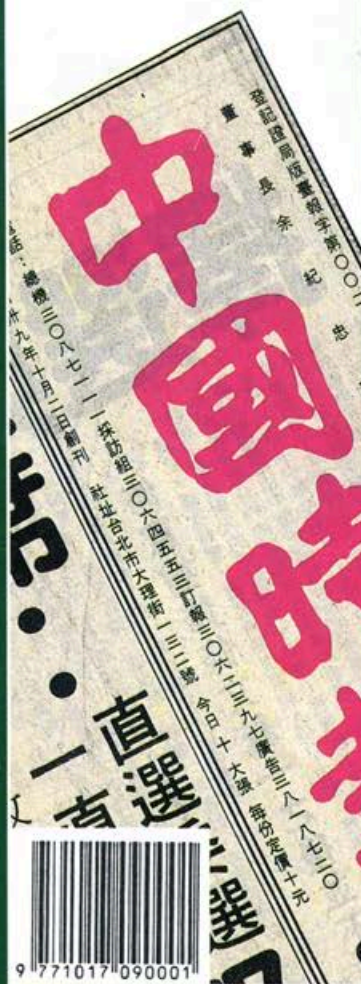


# THE JOURNALIST 新新聞

## 周刊

### 《中時、聯合兩報系進軍香港》

# 報紙戰火燒向香港 鹿死誰手決戰北京



CHINA TIMES  
Copyright ©1992  
七〇五一第

UNITED DAILY NEWS  
發行人 劉昌平  
今天八大張 每份訂價拾元  
第壹肆柒陸零號  
地址：台北市(10516)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五號  
● 電話 ●  
總機：7681234 · 7601616  
訂 報：7654312  
商 業 廣 告：7615142  
分 類 廣 告：7636775  
探 訪 中 心：7689036  
地 方 新 聞 中 心：7689297



# 蘿蔔與貝殼的怨魂墜入草山的濃霧中

現階段批判藝術工作者的表演理念與材質運用  
從兩年前的「台灣檔案室」，到新近的江懿亨、楊茂林等藝術工作者，都對政治社會議題存有強烈批判企圖，但隨著權力結構的變遷，他們的理念與材質運用也面臨質疑。



江懿亨「草山祭」的紅旗路標，在國代臨時會的開幕當天，插在陽明山的道路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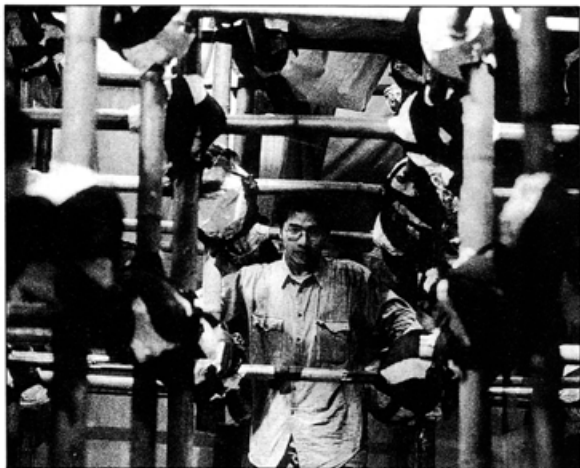
攝影／林瑞慶

兩年前的五月，在文化邊陲的木柵「箴仔店」，一羣美術工作者因為不滿當時極度惡質的政治環境，合組「台灣檔案室」，計劃為台灣的政治社會現象逐一建檔。他們推出的第一檔——「慶祝第八任「蔣總統」就職」，利用國旗、黨徽、總統相片等政治符號，顛覆與嘲諷李登輝就職的權威性與合法性。其中最有趣的是，李銘盛將五權憲法放在廁所裡衛生紙的位置，他說：「我們終於可以『使用』憲法了。」

## 草山一隅冥紙滿天

兩年後的現在，政壇的空氣品質並沒有改善多少。兩年前的修憲吶喊此刻已變成正音，祇不過在委任直選與公民直選之間，多少權力的爭鬥仍折衝在如何選出「總統」的方式上。衆聲吵雜，阻礙不了陽明山上百花爭放；但是，議會廟堂裡的醜陋政治，是否仍如兩年前一樣，激盪出藝術家的創作靈感呢？

兩年前台灣檔案室的展出裡，連德誠的「如果李總統提名我當院長，我絕不逃避也義無反顧」的文字藝術，在今日看來已無反諷的譏味。無可否認地，當時台檔案室的展演，在今日看來已失去其特定時空下的嘲諷與幽默；可



侯俊明將「二號公寓」搭滿「怨魂」鷹架，鷹架的  
基材是從「二二八台大裝置展」中移過來的。

攝影/李裕宏

是，政治的舞台持續在上演，醜陋的權力爭逐仍舊在繼續，原先標榜批判意識的藝術家們，現在在哪裡？難道他們也和抗爭主題一樣，被體制收編了嗎？

初春三月，時令上是個開新的起點。同樣的季節腳步，或許也能用來走訪畫壇。原本以為美術界可能春花爭妍，誰料卻是冥紙滿天飛……

在臨時國大大會的開幕首日，有人在靜悄悄的草山一隅，也揭開了一項名為「草山祭」的序幕。「草山祭」的紅旗路標，曾在二十一日當天插遍陽明山；不明就裡的路人以爲山上正在舉行某項祭拜儀式，至於祭祀什麼，恐怕廟堂裡的國代們也猜不出。

原來，「草山祭」是旅美畫家江懿亨的個人展，江懿亨自美返台後獨居在陽明山一處民宅，一百二十幾天的光陰中，像日記一樣，記錄台灣人的尊嚴與勇氣。這樣一個展覽，出現在這個時候的陽明山，就像展覽的「冥紙」

邀請函一樣，讓人有死生交錯的恍惚感覺。

### 怨魂鷹架搭造死亡

三月的台北，應該是花瓣飄飛才是；可是，從「草山祭」下山，再走入位於南京東路的「二號公寓」，卻發現到處都是冥紙。曾經展出「工地秀」「大腸經」「小女人的遺物」

## 藝術不祇是社會生理的反映器

德國社會學家馬庫色曾說：「藝術作品並非不能有政治性，問題在於該如何安頓政治性。」在民主化的轉變期過程中，「有時候真的會分不清楚作品「敏感」的強度，是來自政治，或是來自作品本身」——盧明德有這個困擾，多位美術工作者也持續在發問著：政治社會題材在成爲作品之前，究竟哪些「原創」的部分，在轉化的過程中被流失了呢？

以兩年前首先發難的台灣檔案室爲例，發起人之一的吳瑪琍表示，台檔案室的籌設是仿照德國的文件大展，逐步爲台灣的政治社會現象建立「文件」(documenta)，其工作性質是「整理性的、分類性的，並不對台灣的現象做評斷」第一檔的「恭祝「蔣總統」就職」與第二檔的「怪·力·亂·神」，在沒有經費來源的情況下，「激情地」表達出對當時既有的、惡質的體制的不滿與戲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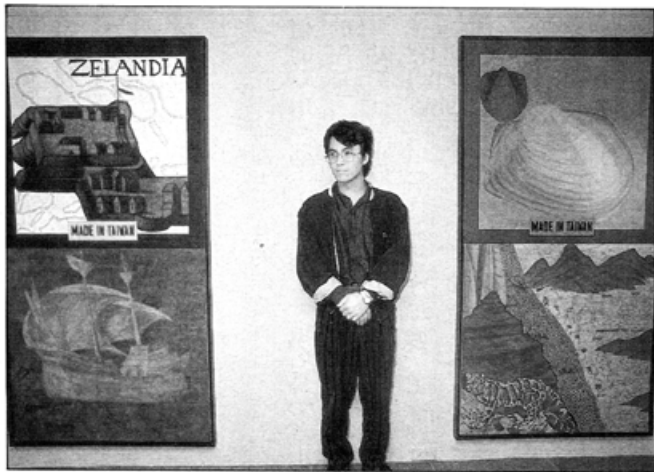
在台檔案室之前，吳瑪琍說還沒有人用「主題設計」的方式推出展覽，第一檔鮮明敏感的主題，像是宣告創作者解除了戒嚴時期的創作尺度一樣。但是，陳愷瑛不免會質疑那樣的表達方式——沿用政黨的符號來類

等系列的侯俊明，這次將「二號公寓」搭滿竹製的鷹架，在竹子與竹子的交扣處，用報紙裹住像人頭的一團球，再用冥紙包敷、黑布網綁在鷹架上，侯俊明表示這次展出的基材是從「二二八台大裝置展」中，他將傳鐘包裝成紀念碑後移轉過來的。這次題目爲「怨魂」的鷹架裝置作品，侯俊明說他並沒有跟隨某一個社

覆、嘲諷它的權威性，「利用已經建制化的語言來反體制，其實這是停留在原來的體制之內」。更嚴重的問題，是藝術界如果仍祇是「社會生理狀態的反映器」、「而不是主體」，那麼，這個講求「官能性」與「功能性」的反映器，它的政治性絕對是大於藝術性的。

要讓屬於藝術的部分不在被轉化爲作品時喪失，盧明德認爲「原創的勇氣」是關鍵所在。好的藝術作品，「它原創的勇氣絕對不輸於政治改革所需要的魄力」；同時，盧明德也清楚地瞭解到，「藝術創作本身從來不是解決社會方法」；至多，如陳愷瑛所言，祇有「影響」而言，如果依據這個影響說而要求藝術作品要具有「時效性」，陳愷瑛說「這是個非常可怕的問題！」

雖然台灣檔案室已經一年多沒有再推出他們的「文件」，實際上已形同解散，吳瑪琍仍然期許有心人士能夠繼續開拓這條路。是不是因爲台檔案從來沒有真正地走出他們所要反對的體制，所以走下去才這麼困難？恐怕得留待以後的檔案策劃員來回答了！



楊茂林認為他的「圓山紀事」系列，要從「歷史與地理中找出台灣的位置」。

攝影／林瑞慶

會現象而做出「怨魂」，而祇是（而且不在乎）把自己當成工具，創作出觀賞者可以以類似參加民俗活動的經驗，來體認他的作品。

毋需邀請函，一般人知道要去放水燈、燒王船；侯俊明心目中理想的觀賞經驗，便是在一種「不被告知的情況下，創作者與參與者共同完成一個行動藝術」。在這個理想尚未能百分之百付諸實行之前，侯俊明祇能利用公寓空間、「正式告知」媒體與民衆他邁向藝術民俗化的中途一站正在等觀衆上車。

「怨魂」的鷹架搭建的是一個死亡空間，侯俊明希望觀衆於穿梭鷹架中時，會被那些「死不瞑目」、「有太多的事還沒完成」的亡魂阻絆。「怨魂」所營構的展覽空間，狠狠地重地向商業畫廊揮出一拳；因為，「怨魂」的展出裡沒有折扣、也沒有炒作。

長久以來在商業與非商業之間遊走的楊茂

林，因為獲得「雄獅美術創作獎」，第一次有機會在商業畫廊做個人的作品展。截至去年為止才賣出兩幅畫的楊茂林，經常是國內外美術聯展的常客。他的「遊戲行爲」篇與「Made in Taiwan」系列，分別於七十六與七十九年在市立美術館做個人展出。

解嚴前後，楊茂林第一次感受到「生命在來了，力量在來了」；「閩越族粗獷剽悍的生命力」，楊茂林說他在街頭運動中看到了。原本移民性格中應該要有的粗獷，楊茂林表示已經被鄭成功——日本帝國——國民黨的連續佔領，教化成爲「順民性格」。「遊戲行爲」篇裡的街頭人士造型，延續「圖像英雄」時期的龐大與肥碩軀體，目的就是要凸顯如莽寇般未被殖民的台灣人。

### 不同材質不同制約

楊茂林表示解嚴是他創作歷程上一個重要的分割點。解嚴以前，他祇能夠「暗喻性地、寓意性地」大量運用諸如蚩尤與哀作爲反叛英雄，以表達他對現狀的不滿。「遊戲行爲」篇是一次突破，可是，在「遊戲行爲」之後呢？「遊戲行爲」篇之後的楊茂林，先後選擇蘿蔔與貝殼，作爲批判與反潮的圖騰，以紅蘿蔔作象徵，係取材自伊索寓言，楊茂林說借用它「理想的誘因」的寓意，作爲批判國家機器中的「軟體——思想、教育」；楊茂林並用報紙當底材，「報紙不正是國家統治的『軟體』之一嗎？」，他很高興地表示碰巧「讓材質幫我說話。」

有趣的是，材質本身真的能替作家說話嗎？「文化測量」美術工作者陳愷瑋相當懷疑這一點，有時候，「不同的材質會有不同的制約」，他認爲藝術作品的前衛與否，取決於作

品裡的「思維狀態」與「精神狀態」，與媒材的運用無關。楊茂林的「Made in Taiwan」系列，比以前的作品加上更多的文字說明，例如在蘿蔔上面寫道「我們崇拜您，我們敬愛您」，陳愷瑋認爲如果藝術創作中有太多的說明，「那是個退步的現象」。

### 意識型態首須解嚴

相反於「退步」的說法，楊茂林認爲他的「圓山紀事」系列是要從「歷史與地理中找出台灣的位置」。「圓山紀事」系列與現實的距離又比「Made in Taiwan」來得遠，楊茂林大量運用貝殼，認爲貝殼是「所有河流文化遺址」中都可以找到的「文物」。從蘿蔔到貝殼，楊茂林一直堅持在「當蘿蔔不祇是蘿蔔，貝殼不祇是貝殼」的觀念含義上「作文章」，「遊戲行爲」篇裡的人就是人、拳頭就是拳頭的時代已經過去。雖然，如東海大學美術系教授盧明德所言，「藝術作品的題材（subject matter）絕不是作品內容的主要部分」，「無論蘿蔔或貝殼，都不應該是問題的癥結所在」；問題在於：從拳頭到貝殼的歷程中，作者的意識型態是否也解嚴了？如果因爲抗爭議題已被收編到體制內，而沒有必要再從事批判創作的話，那麼，就像盧明德說「自己的意識型態首先要解嚴」一樣，政治環境的解嚴，並不同於創作心靈的開放。

三月的台北、權力競技場的草山，其實是不乏「作文章」的題材。兩年前台灣檔案室的「第一檔——「恭祝『蔣總統』就職」——令人拍案叫絕，當時用來擦屁股的五權憲法，如今正在陽明山的中山樓裡等待被「使用」。擦之之後，就乾淨些嗎？藝術家們趕緊想想辦法吧！